

◎文学新地理(7)

内蒙古文学：用文字点燃光辉岁月

赵富荣

- 新世纪以来的内蒙古文学一直以高亢、明亮的书写面向现实，褒扬平民英雄，用文学点亮人心
- 新世纪以来的内蒙古作家，在讲述传统故事的同时，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民族、地域共同体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 蒙古语创作中尤以诗歌创作的成就最高



乌热尔图

肖亦农

邓九刚

冯苓植

亚特蒙古部落东归祖国的艰难历程，洋溢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孟和的《阴山殇》、巴图孟和的《有声的雨》、斯·巴特儿的《红月亮》以厚重的历史叙事和深邃的文化意识，彰显着草原文化的理念。这些作品中历史大事件是确凿的存在，但是作家着力表现的是人，是点亮历史，有信念、有梦想、执着前行的人。

新世纪以来的内蒙古作家，在讲述传统故事的同时，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挑战与抉择、继承与革新、生存与发展、孤独与怀旧、焦虑与喧嚣等民族、地域共同体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讲述小地方的大故事，以个体命运的残缺记忆来展现民族、地域共同体的生存感悟，开启了“民族寓言”式的书写。阿云嘎的《满巴扎仓》、萨娜的《多布库尔河》、白雪林的《一匹蒙古马的感动》、乌·斯日古楞的《印土》、哈·巴图吉日嘎拉的《色玛》、白涛的《长调与短歌》、满都麦的《骏马·苍狼·故乡》等作品，用超越性眼光和审美态度，细致、准确地描绘了民族的、地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宗教意识、民族心理等等，极力张扬传统文化

中崇高、昂扬、向上的一面，诚挚的认同中带有浓烈的浪漫气息。

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内蒙古文学，首先可以分为40、50、60、70、80、90后以及00后七个代际。40后、50后、60后的作家以写作经验和人生经验的积累，在长篇巨制方面，仍是内蒙古文坛的中坚。70后在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方面占据优势，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80后呈现出高学历、多面手的特点，在网络小说、诗歌、传统长篇小说、影视剧本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部分80后的母语作家用蒙汉双语创作，受到两种文化的滋养，艺术感染力更强。90、00后作家集中在高校，以青春的文学书写着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其次，从地域上而言，12个盟市作家群呈现出各自地域文化的特点。鄂尔多斯作家群，受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祭祀文化、商业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作品表现现代性与民族性、地方性的碰撞冲突，蒙古文、汉文的创作成绩突出。呼伦贝尔地区的三少作家群在全区、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乌热尔图、杜梅、涂克、庆胜等鄂温克作家，萨娜、苏莉、晶达等达斡尔

◎作家谈



雅到极致不风流 ——关于《荣誉》的几句题外话

王松

这部长篇小说有两个名字，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时，叫《荣誉》。花城出版社出单行本，则叫《爷的荣誉》。无论题目里有没有这个“爷”字，小说里的“爷”却无处不在。当然，小说里的爷是三个——大爷长贵，二爷旺福，三爷云财。再往上，还有大爷和老太爷。故事是从“我”老太爷开始的，其实还提到了老老太爷和老老老太爷。所以，小说里的“爷”横着看是一串儿。沿着这一串儿爷，就如同进入一个时空隧道，上百年的风雨雨雨，恩怨悠悠，坎坎坷坷和惊心动魄，一下都压缩在这样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里。时间似乎就不是时间了，失去了特有的性征，可以不连续，可以回溯，甚至可以切割、重组，犹如一幅随心所欲的拼图。也正因此如此，写这部小说时，感觉只有两个字，酣畅。

但酣畅却不淋漓。我一直提醒自己，避免朝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叙述的狂欢，二是阅读的障碍。避免阅读障碍，是出于读者角度的考虑。我一向主张，小说一定要有个好故事。我们这个民族是个有故事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是个有故事的国家。远的不用说，就说近代这一两百年，从红墙绿瓦下的帝王将相到市井坊间的黎民百姓，发生了多少难以想象又永远说不尽的故事。一个作家，身在这样一个民族，生在一个国家，如果写不出好故事就怨不得别人了，只能说自己没本事。在我看来，好故事的标准一是精彩，二是要有紧张感。这二合一，也就是引人入胜。我力图达到这个标准的做法，是尽量把故事写得惊心动魄。所以，我不想把好不容易惊心动魄起来的故事写得过于艰涩，更不想故弄玄虚，让读者看得摸不着头脑。我的叙事只考虑一点，就是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懂，更好读，更精彩。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从读者的阅读考虑。当然，这与迎合读者是两回事。我只能这样说，一个作家处心积虑地设计出一个好故事，又辛辛苦苦地把它写出来，却为读者设置重重的阅读障碍，这是跟自己过不去；我提醒自己要进入叙述的狂欢，是想在从容的讲述过程中保持智性，这样不仅能使文字充满弹性，也可以让故事在波澜不惊的惊心动魄中充满张力。

现在，我越来越热衷于这样的讲述方式，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对叙述的一次冒险。

有人说，创作是一个无法言说的奇妙过程。这有点故弄玄虚了。一部作品，它诞生的过程也如同一个生命的诞生，可能是极偶然的。由偶然产生的一个细胞，进而分裂，再以级数的速度增长。所以生命是分裂的结果。创作也是如此。但创作的“分裂”同样需要动机。

若干年前，一次去山里，一个朋友对我说，你的那篇叫《英雄二爷》的小说，写中篇可惜了，应该写成长篇。那是一个仲春的中午，在一条湍急的溪边。午后的阳光暖暖的，植物尽情绽放着绿色。于是这个建议，和当时的溪水，阳光，植物的色彩，还有那条幽深幽长的，蜿蜒盘旋于山间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木栈道，也就成为一个动机。再后来，也就“分裂”出这样一部充满民俗、民俗乃至至俗的小说。

有一句俗语，叫“雅到极致不风流”。那么俗呢，俗到极致又会怎么样？我想，前者之所以“不风流”，皆因一个“装”字。而后者，只要这三俗不是那“三俗”，极致一下，似乎也未尝不可。雅当然可以，但雅，要雅得那么俗；俗也不是不可以，而俗，也须俗得那么雅。说到底，还是一个“真”字不能丢。惟真，也才不亏心。

作家，敖长福、空特乐、孟松林等鄂伦春作家引领三少作家走向广阔的舞台。呼市作家群着眼于土默川平原上的人和事，浓郁的西部文化、西部生活气息是突出的特色。第三，从性别角度来看，近几年，内蒙古女作家数量和成就不容忽视。艾平、萨仁托娅、包丽英、乌仁高娃、韩静慧、苏华、杨瑛、陈慧明、安宁、瓦·萨仁高娃、阿拉腾其木格、余翠荣、青莲仙子、青蓝格格等等从女性视角、个人经验出发，以更感性的角度切入文学，表达心灵。

内蒙古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蒙古语创作，蒙古语创作中尤以诗歌创作的成就最高。蒙古语诗歌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世界优秀文化养分，出现了一批具有时代印记的诗人诗作。在以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为代表的第二代诗人之后，今天以勒·敖斯尔、阿尔泰、齐·莫日根等为骨干的第二代诗人，以波·宝音贺希格、特·思沁、特·宣布扎布等为尖兵的第三代诗人，以满全、海日寒、恩克哈达等为先锋的第四代诗人，以及新生代诗人，以不同的处世姿态、不同的精神气质、不同的美学追求，撑起了蒙古语诗坛的过去和现在。蒙古语诗歌，在延续《蒙古秘史》以来的叙述与抒情传统的同时，以敞开心扉，放眼世界的态度，倾听着自己的心灵，驰骋在历史、现实、文化和文明的深度空间，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新转型。

新世纪以来的内蒙古文学在继承50年代、80年代内蒙古文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助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优势，历史和传统提供的丰富素材，以草原书写展现草原记忆、民族记忆和时代记忆。感伤忧郁的情调，如诗如画的语言，鲜活、朴质和有手感的描写，浪漫主义的情怀形成了内蒙古文学的整体风貌。从优美的草原风景画到草原风俗史，从风俗史介入到人类发展历史，在新时代文艺春天的鼓舞下，在内蒙古文化强国建设的有力推动下，内蒙古文学将走向更加丰厚深广的未来。

(作者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轮子”一起转、“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工程，对浙江农村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使浙江省城乡发展一体化走到了前列，这些在作品中化为了具体的乡村实践，反映到人的思想观念变革上。

作品的反思精神也值得赞赏。作家发现，改革开放成功的欢欣留给这个时代的，不仅仅是社会大变革中农民们转型的喜悦，也有诸多创伤与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对丑恶不能姑息纵容，必须以超常的眼光，研究社会分析现实，无情鞭挞流行于世的肮脏和罪恶，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提醒人们反思现实，进而采取措施“自我疗救”。

太阳是这部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太阳既是日常所见的自然界实实在在存在的事物，又是一种象征着希望与力量的特殊事物，在文本里有结构和连贯的作用，同时，改革开放如同一次真正的“太阳升起”，冲破了一切旧观念和思维方式，让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使多数人受益。在小说里，太阳升起是意象，是新的话语方式，是社会生活进步的一个生动具体的象征，它点亮整个文本。

力下患上抑郁症。那是他一生中最高最无助的时刻，但最终还是挺起胸膛，坚持了下来，在决定性的临界点上完成了超越。在细致入微的叙述中，许晨将一个有情绪、有血肉、真实可感，经历过灵魂上最惊心动魄的挣扎的帆船手呈现在读者面前。

许晨是目前报告文学作家中文字体意识、文学自觉、文笔功力最强的少数佼佼者之一。他的作品有较高信誉，选材严格，布局精到，文采飞扬，这部作品同样显示出这些优良。

《郭川的海洋》不仅修辞漂亮，描写鲜活，结构值得称道。作品从郭川失联421天，未能亲自登上领奖台写起，引出他失联的前后经过，设置下重大悬念。之后一段段追溯他的起步、磨练、冲击和成功，又一节一节衔接起全世界都在寻找他的过程，包括发现了他的遗落在太平洋上的三体帆船，找到断裂的安全绳搭扣，使全作始终充满紧张的情境，时刻扣人心弦。

不仅如此，结尾处，作者仍然表达出所有关心郭川的人们共同憧憬：或许多少个春夏秋冬过去，一天，从深大洋驶来一叶木舟，上面载着一位须发斑白、衣衫褴褛，却铁骨铮铮、眼睛明亮的人……谁能说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呢？这就是文学，它留给人们无限遐想……许晨的作品复活了郭川。

讴歌大时代精神成长

——评车弓的《太阳正在升起》

梁鸿鹰

沿海农民向着自我解放道路上迅跑的心态与姿态。

作品以14位当事者多视角、多语境，交叉式地展开人物命运，将浙江沿海山区某县天街镇十五亩村办厂致富的历史演变呈现了出来。这种写法的好处是避免了作者主观叙事全知全能的局限性，以众声喧哗的客观性叙事，有效地还原历史事实，为读者“抓拍”或“剪影”一般地留下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小人物”的史实性原貌，让人感同身受。

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很鲜明，人物性格通过叙事，在故事中自然而然地凸显了出来。比如从知青逐渐走向基层政权的核心理人物单思明，他到十五亩村当知青插队六年，看到了基层农民如何在生存线上挣扎，他见证了本土农民的集体发展，见证了农民资本

如何完成原始积累的全过程。秀才威武潮则是乡贤和农民精英人物的代表，是憨佬集团的智囊与核心人物，是一个巧于算计、运筹帷幄的典型的典型人物。而最早离村出走的戚长庚是一个勇于开拓自己事业的典型。洪长生是具有全新思想的人，通过这个人物品象，作家探索了新农村发展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作品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写作凝结了作家对历史现实的深入思考。在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在同样的政策、同样的资源，甚至在同样的人文环境中，沿海农民拥有更多潜在的“抗争”精神，他们更能开拓，更不甘向命运屈服。小说所反映的农村改革发展的跨越，形象地表明了党的政策的威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

英雄的复活

——读许晨报告文学《郭川的海洋》

胡平

一，但中国人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只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集中爆发，因此郭川的形象也是古老中国以崭新姿态重新崛起的一种象征。

郭川勇于抛弃一切献身探险的个性，在国人中并不多见，但他能够如愿以偿，践行梦想，却是在这个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时代才能够做到的。因而，郭川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类缩影。长篇报告文学《郭川的海洋》向人们详细披露郭川创业的前后经过，心路历程，包括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细节，使人们在阅读中真切走近郭川，深受时代精神的鼓舞与感召。

显然，许晨花了不少精力，探寻主人公的思想轨迹，研究他何以在近14亿人口中成为郭川。作者的发现对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阅读也是一个将心比心的代入过程，大家不满足于只去了解郭川的事

迹，更想知道他究竟何处与众不同。

其实，许晨又何尝不是另一个郭川？许晨在创作大量作品，成为著名作家后，爱上海洋文化，也辞去省学期刊的社长职务，来到青岛专事创作海洋文学。50多岁的许晨还兴致勃勃奔向大洋，远海航行50多天亲身台风大浪体验生活，这是平凡作家无法做到的。他身上也有郭川的影子。

只有许晨，能够感同身受地写出郭川在海上体验的甘苦苦辣，描绘出郭川航程中独自一人与狂风暴雨的搏斗，等候与焦虑，炙烤下的疲惫以及绝望，那便是偶然落水——只要落水便一切归零。许晨写出，郭川早就设想过这种结局，但他依然高高扬起风帆。当然，许晨并未回避道出郭川曾经有过的畏缩、犹疑与恐惧。他也是普通人，拥有爱妻和幼子，对家庭负有责任。他也遭遇过自己的极限，在重重压

新一届中国鲁迅文学奖授予许晨写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时，他还在大洋上随科考船采访，现在他的新作《郭川的海洋》面世。作品仍以海洋征程为题，也表现出同样的精彩。许晨确实为中国海洋纪实文学和海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2年11月，郭川独自驾驶帆船，经历138天超过21600海里的艰苦航行，于2013年4月驾驶“青岛号”帆船荣归母港青岛，成为第一个成就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伟业的中国人，也创造了国际帆联认可的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世界纪录。2016年10月25日，他因突发事故落水失联。郭川入围2016《感动中国》候选人，获2016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最佳体育精神奖。他已成为中国人的英雄和骄傲。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度之